社会科学与教育 2026年第9期
ISSN: 3079-4420

短视频兴趣圈层对高中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对策研究

官芝琳
佛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佛山，中国

【摘要】短视频兴趣圈层指个体基于共同兴趣、情感共鸣和身份归属，在短视频平台中自发形成相对聚合的网络社群。本文首先界定短视频兴趣圈层的概念内涵，剖析算法推荐、场域习惯与情感逻辑的形成机制，聚焦短视频兴趣圈层对高中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双重影响。基于此，提出坚持“入圈引导、破圈拓展、融圈育人、净圈治理”的协同治理路径，将媒介素养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相结合，以期增强数字时代高中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创新，提供可操作路径。

【关键词】短视频兴趣圈层；高中生；爱国主义教育；影响与对策

1.引言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网络生态治理与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2024 年《爱国主义教育法》进一步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纳入法治化轨道。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算法的深度普及，短视频平台成为高中生群体获取资讯、建构认同、开展社会交往的数字活动空间。高中阶段正处于个体国家认同建构的关键期，兴趣圈层在此阶段的影响力尤为凸显。信息化网络飞速发展的当下，基于算法推荐、情感共鸣与互动反馈形成的“兴趣圈层”，正在重塑高中生的信息接触方式与价值社会化路径。因此，深入探讨短视频兴趣圈层对高中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双重影响、形成机制和风险治理路径，不仅有助于提升高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而且对于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意义。

2.短视频兴趣圈层的概念内涵与形成机制

网络圈层化是指网络用户基于共同兴趣、相似身份、情感偏好、价值倾向和互动习惯，在平台算法、社交关系和内容分发机制的共同作用下，逐渐聚集形成相对稳定的网络共同体[1]。从社会结构视角看，这种圈层化是曼纽尔·卡斯特提出的“网络社会”中个体对抗流动现代性焦虑的必然结果，当传统地缘、血缘共同体在数字化浪潮中逐渐松动，用户转而通过“趣缘”重新编织社会联结，在虚拟空间中寻找情感归属与身份锚定。适度的圈层化能够提高信息获取效率，帮助用户找到共同兴趣者，获得情感支持和身份归属。然而，当圈层边界过度封闭、内部话语高度同质并排斥异质观点时，依据桑斯坦“信息茧房”理论与帕里泽“过滤气泡”的警示[2]，圈层化就可能演变为信息隔离和价值封闭，使青少年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单一化的信息环境，进而影响其公共意识、理性判断和价值认同。

短视频兴趣圈层是网络圈层化在短视频平台中的具体呈现，是用户围绕特定兴趣内容形成的内容消费、互动交流和身份认同共同体。其运行依托算法推荐、用户画像、兴趣标签和社群互动机制，呈现出形成速度快、内容黏性强、情绪感染强和价值渗透隐蔽等特征。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这一圈层并非纯粹自发形成的“兴趣部落”，而是平台资本逻辑、算法技术逻辑与用户情感逻辑三重力量耦合的产物。平台通过数据化凝视对用户进行持续的行为追踪与兴趣画像，将复杂的文化需求简化为可计算、可预测、可推送的兴趣标签，进而实现精准的内容投喂。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提示我们，短视频平台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媒介场域”，其内部存在着特定的资本形式与游戏规则。用户在反复观看、点赞、评论、转发的实践中，逐渐习得并内化这套场域规则，形成稳定的媒介使用习惯。算法并非价值中立的技术工具，而是深层地参与了对用户注意力结构与认知框架的塑造，使信息接触从主动搜索转向被动接收，从公共议题的广泛浏览转向兴趣内容的垂直沉浸。

爱国主义教育是指以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目标，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主阵地与多学科渗透、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系统开展的国家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情形势、国家安全与国防等内容的教育活动。其核心目标是引导高中生将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国家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短视频兴趣圈层的兴起，实质上为高中生增加了频率互动、情感黏连的数字微观系统。这个由算法和兴趣编织的虚拟空间，与学校这一传统的教育场域形成了微妙的张力关系。一方面，圈层内部的同伴互动、意见领袖的价值示范以及群体情感的共振，赋予了高中生前所未有的能动性。他们不再是课堂上爱国主义教育的单向度接受者，而是同时扮演着内容浏览者、互动参与者和意义生产者的多重角色。另一方面，高中生由于社会经验有限，媒介判断能力和价值体系仍在建构之中。他们的认知图式很容易受到同伴评价、网络舆论、情绪体验和外部榜样的左右，表现出高情感卷入、低理性辨析的阶段性特点。

3.短视频兴趣圈层对高中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

短视频兴趣圈层对高中生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的育人价值，其意义并不在于简单替代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而在于借助算法传播、兴趣聚合和互动表达等媒介特征，为主流价值传播提供新的语言、场景和路径。

3.1 短视频兴趣圈层话语的亲和力与渗透力

国家强调，政治课要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不断提高政治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这一要求为短视频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方法论指引，“讲活”意味着要善用新媒体、新场景、新话语，而短视频兴趣圈层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实践场域。短视频平台不再依赖传统爱国主义教育的全景式话语，它能够将宏大的国家叙事、抽象的理论内容和严肃的价值主题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影像表达。兴趣圈层天然带有特定的文化符号、语言风格和审美偏好，教育内容一旦嵌入这些圈层的表达逻辑，便能在不牺牲价值内核的前提下大幅降低认知门槛和情感隔阂[3]。短视频兴趣圈层能够将红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科技强国、榜样人物和法治教育等内容通过真实人物、典型事件和生活化场景使主流价值传播从课堂空间延伸至网络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有效增强高中生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社会责任感。

3.2 短视频兴趣圈层对象的主体性与凝聚力

短视频兴趣圈层有助于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互动性和参与感。高中生作为被动的价值接收者，其情感投入和主体性发挥相对有限。在网络平台的弹幕空间，用户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弹幕互动体验到强烈的集体性[4]。这种实时、动态的群体情感共振有助于激活青少年在历史、英烈等类型的主题短视频中体会到民族自豪感与国家认同感。短视频兴趣圈层则通过点赞、评论、转发、弹幕互动和二次创作等参与机制，将高中生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同时，短视频兴趣圈层也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观察学生思想动态的重要窗口。学生关注的内容类型、话语方式和情绪表达，能够反映其兴趣结构、审美偏好和价值取向，教师据此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学情，将爱国主义教育与学生真实经验相衔接，避免空泛说教。由此可见，短视频兴趣圈层增强了高中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体性和凝聚力。

3.3 短视频兴趣圈层内容的个性化与实效性

短视频兴趣圈层的第三重价值在于借助算法推荐与圈层聚合的合力，突破传统爱国主义教育统一供给、覆盖不均的局限，实现主流价值内容的分众化、精准化传播。网络圈层本质上是基于共同兴趣、价值认同形成的虚拟社群，具有高度的同质性。这意味着，不同圈层中的高中生对信息的需求和接受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历史爱好者期待深度史料，科技迷渴望前沿成就，国风圈层偏爱传统文化表达。算法推荐能够根据用户的浏览偏好和互动行为进行精准画像，将适合的爱国主义内容定向推送到特定圈层，实现从人找内容到内容找人的转变。以“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为例，其短视频模块通过微信、抖音、快手等多平台分发，单期覆盖量超过 1.5 亿人次，依托算法机制让教育资源精准触达目标群体。在全团要讯的案例中，B 站产品通过邀请覆盖游戏、美食、生活等不同垂直领域的头部 UP 主，将创新理论内容嵌入多元兴趣场景，实现了跨圈层的穿透与裂变传播。

4.短视频兴趣圈层对高中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

短视频兴趣圈层对高中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并非单向的积极赋能，其算法逻辑、娱乐基因、群体互动与商业属性也潜藏着多重风险，这些风险对高中生国家认同的理性建构与爱国情感的深度培育构成以下影响。

4.1 算法推荐强化信息茧房，导致爱国认知片面化

算法推荐是短视频兴趣圈层形成的重要技术基础。平台依据用户的浏览时长、点赞评论、搜索记录、收藏转发和关注对象等行为数据持续推送相似内容。对于价值观尚处于发展阶段的高中生而言，长期接受同质化信息，容易使其信息来源趋于单一，认知视野受到限制[5]。当高中生反复接触某一类关于国家历史、社会事件或国际关系的叙事框架时，便可能将圈层内部的流行看法误认为社会普遍共识，进而形成相对封闭和固化的认知图式。深层的问题在于，爱国主义教育所要求的恰恰是一种完整的、辩证的历史认知，既需要理解国家发展的辉煌成就，也需要正视历史进程中的曲折探索；既需要增强民族自豪感，也需要培育理性批判精神。由此，信息茧房不仅削弱了学生接触多元信息、全面理解社会现象的机会，也容易使其在面对社会热点和公共议题时表现出“先站队、后理解”的倾向，导致高中生的爱国认知由全面理解转向片面判断，由理性分析转向情绪跟随，进而影响其对国家认同的深层理解与稳定建构。

4.2 娱乐化表达消解爱国情感深度，弱化国家认同的严肃性

短视频传播具有鲜明的娱乐化、碎片化和视觉化特征。适度的娱乐化有助于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吸引力，但过度娱乐化则可能削弱价值教育的思想深度。部分内容生产者为追求流量和关注度，常以夸张表演、反差剪辑、恶搞配音和网络热梗等方式包装严肃议题，使国家记忆、英雄叙事和公共事件被简化为情绪消费和视觉奇观。例如，将英雄烈士的牺牲精神简化为逆袭爽文的桥段[6]，将国家发展成就转化为“厉害了我的国”式的情绪宣泄，将历史纪念仪式处理为可模仿、可消费的流量模板。

长此以往，高中生可能习惯以娱乐逻辑理解国家历史，以调侃态度对待严肃价值，以玩梗方式参与公共表达。这种情感虚化的危机在于：爱国情感从一种需要深思熟虑、历史积淀和实践检验的深层认同，退化为一种轻薄的、瞬时的、可随流量风向转移的情绪反应。当爱国表达沦为视觉狂欢的附庸，国家认同的严肃性与神圣性便在不知不觉中遭到弱化。

4.3 圈层互动加剧群体极化，影响理性判断与公共表达

群体极化是指具有相似观点的人在群体互动中不断强化原有立场，甚至走向更加极端的倾向。短视频兴趣圈层中的点赞、评论、转发、弹幕和粉丝互动，容易形成情绪共振和立场强化，使圈层内部的爱国表达呈现出非黑即白的极化趋势。高中生同伴认同需求较强，独立判断能力仍在发展，容易受到圈层氛围和群体态度影响。当某一观点在圈层中获得大量支持时，学生可能倾向于跟随多数；当不同意见遭到嘲讽或攻击时，学生则可能选择沉默、附和甚至参与对立。由此，圈层互动可能使学生形成以站队代替分析、以情绪表达代替理性讨论、以群体认同代替独立判断的表达方式。这不仅影响其对社会事件的客观判断，也可能延伸到校园生活之中，表现为因兴趣偏好、偶像立场、网络观点不同而产生排斥和对立，进而削弱学生的公共理性和文明表达能力。

4.4 圈层意见领袖与商业流量影响价值选择，诱发爱国情感的商品化偏移

短视频兴趣圈层中往往存在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包括网红达人、知识博主、娱乐主播、游戏主播、情感博主和学习博主等。优质意见领袖能够发挥知识传播和价值引导作用，但部分以流量变现为目的的账号，则可能将爱国情感异化为流量密码[7]，通过制造情绪对立、放大历史焦虑、传播功利成功学或渲染躺平文化等方式博取关注。依据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平台资本主义的核心逻辑在于将用户注意力转化为可出售的数据商品，而爱国主题因其高情感卷入度和强传播势能，极易被纳入流量生产的流水线。高中生正处于自我认同形成的关键阶段，容易通过圈层标签寻找归属感与身份认同。部分意见领袖通过炫富、制造焦虑、放大外貌焦虑等内容，分散高中生对踏实学习、诚实劳动、长期奋斗和社会责任的注意力。如果学校、家庭与平台缺乏协同治理，这种流量即正义的价值暗示便会持续发酵，弱化高中生对集体主义、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深层认同，甚至诱发盲目追星、冲动消费、网络互撕等非理性行为偏差，使爱国主义教育在数字场域中面临价值排序偏移的深层危机。

5.基于短视频兴趣圈层对高中生爱国主义教育影响的治理对策

5.1 入圈引导：将媒介素养教育融入学校思想

政治教育体系

学校是高中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阵地。面对短视频兴趣圈层对学生认知方式、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产生的影响，学校不宜仅将短视频视为影响学习的娱乐媒介，而应将其纳入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日常体系中。思想政治课和学校德育工作应主动回应短视频时代的价值问题，将媒介素养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有机结合，引导学生在理解媒介运行逻辑的基础上提升价值判断能力。

具体来看，教师可围绕算法推荐、信息茧房、历史虚无主义、情绪化爱国表达、饭圈文化、网络暴力和消费主义等典型议题开展案例教学。比如，教师可以拿一条爆款历史短视频做课堂拆解：为什么平台会持续推送这类内容？标题用了什么情绪钩子？画面剪辑隐藏了哪些立场？评论区是如何把个体情绪放大为群体共识的？通过案例分析、事实明晰、课堂辩论和情境模拟，让学生明白网络信息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算法机制、流量逻辑、商业利益和立场表达共同作用的结果。

5.2 破圈拓展：构建跨圈层交流机制与公共讨论空间

短视频兴趣圈层治理的重点，不仅在于减少学生使用短视频平台的时间，更在于帮助学生突破单一圈层的信息边界，避免长期停留在同质化内容和封闭性认知结构之中。学校可依托主题班会、校园媒体、学生社团、研究性学习和社会实践等载体，构建跨圈层交流平台，引导学生围绕共同议题展开多元讨论和理性表达。

在实践层面，可围绕社会热点、科技发展、乡村振兴、志愿服务、传统文化、法治案例等主题，组织学生开展小组讨论、辩论展示、调查研究和短视频创作活动，使不同兴趣圈层的学生在共同议题中实现交流互动。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够接触不同视角、不同经验和不同表达方式，进而拓展信息视野，增强公共参与意识。

同时，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也是推动学生“破圈”的重要路径[8]。高中生只有从单纯的网络观看场景走向真实社会生活，才能更加具体地理解责任、劳动、规则和公共利益等价值内涵。学校可组织学生参与社区服务、红色研学、公益劳动、文化传承和环保宣传等活动，并鼓励学生通过短视频记录实践过程、讲述实践故事。这样既能够丰富学生的现实经验，也能够推动短视频从单纯的娱乐工具转化为价值表达、社会观察和公共参与的重要载体。

5.3 融圈育人：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短视频化、故事化和生活化

爱国主义教育要真正进入短视频兴趣圈层，得主动把宏大的国家叙事转码成高中生熟悉的短视频语言。这不是简单迎合，而是让严肃内容获得圈层内的传播力和感染力。学校和主流媒体可以围绕学生真实关心的议题，比如学习压力、成长困惑、职业理想、科技突破、传统文化和身边的榜样人物，创作短视频化、故事化、生活化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9]。具体做法上，避免两种极端：一是把严肃议题过度娱乐化，消解了国家认同的厚重感；二是板起面孔说教，一开口就被算法过滤掉。比较有效的方式是人物故事结合价值主题”：拍一个青年工程师在车间解决技术难题的日常，让学生在具体故事里理解“科技强国”不是口号而是汗水；用社会热点结合理性分析的方式，引导学生看到国家发展中的复杂性和进步性，而不是只有情绪宣泄；用校园生活与公共责任的视角，记录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社区劳动的真实片段，让爱国主义从宏大叙事降落到可触摸的身边实践。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参与爱国主义主题短视频的创作，从选题策划、资料搜集到脚本撰写和拍摄剪辑，让学生在主动表达中完成价值内化。比起单向灌输，这种参与式、体验式的创作，更能让学生把爱国认知转化为自己的话语和情感。

5.4 净圈治理：形成家庭、平台与学生共同参与的治理闭环

短视频兴趣圈层治理需要形成家庭、平台和学生共同参与的闭环机制。家庭教育应从简单控制转向陪伴式引导，家长可以与孩子共同制定网络使用规则，如明确学习日和休息日的使用时间，避免睡前长时间刷短视频，防止边学习边观看短视频等。同时，家长还应关注孩子的学习压力、情绪变化和社交需求，避免仅通过批评、没收手机等方式处理网络使用问题。通过共同观看、共同讨论优质短视频内容，家长能够在日常沟通中帮助学生提升信息辨别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

平台方面，应进一步承担算法治理、内容审核和未成年人保护责任。在用户登陆前设置一个规范使用网络空间的选择题，为用

户正确使用平台各项功能做好准备。对于疑似未成年人用户，平台应减少同质化、娱乐化和刺激性内容的连续推送，适度增加知识类、文化类、公益类、体育类和主流价值类内容曝光。同时，对于低俗娱乐、恶意炒作、炫富拜金、校园霸凌、暴力血腥、诱导消费、极端言论和网络暴力等内容，应建立更加精准和严格的识别、审核与处置机制[10]。青少年模式也应从单纯的限制模式转向兼具保护性与吸引力的优质内容模式，提高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的实际效能。

学生自身也应不断提升自我管理能力、信息辨别能力和理性表达能力。面对短视频内容，高中生不能仅依据标题、画面和评论做出判断，而应进一步关注发布主体、事实依据、信息来源和价值导向；面对社会热点事件，应避免凭借碎片化信息形成绝对化判断；面对圈层争议和网络冲突，应坚持文明表达、理性讨论和尊重差异。只有当学生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和价值判断能力，短视频兴趣圈层才有可能从潜在风险空间转化为积极育人空间。

6.结语

面对短视频兴趣圈层对高中生爱国主义教育产生了双重影响，本文提出将媒介素养教育、社会实践育人、内容推送创新和多元主体协同整合为有机闭环，为数字时代高中生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可操作的实践框架。相较于学界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大学生群体或宏观的短视频与思想政治教育议题，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兴趣圈层作为相对独立的分析单元，聚焦高中生这一国家认同建构的关键学段，针对潜在风险提出治理路径。未来，应进一步加强针对高中生群体的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分析和案例研究，深入了解不同类型短视频圈层对高中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影响，从而为学校政治教育创新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供更加精准的依据。

参考文献

[1] 马莉，胡亚琴.网络圈层化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1）：151-156.
[2] 高晨光.青年网络圈层社交意识形态风险及纾解之道探析[J/OL].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6[2026-09-18].https://link.cnki.net/urlid/41.1356.C.20260817.1448.002.
[3] 王志国，王美琴.短视频时代青少年价值观塑造影响机制与网络思政教育实践策略研究[J].时代青年，2025，（34）：27-29.
[4] 胡欣怡.主旋律短视频的传播对青年文化认同建构的机制与优化路径[J].声屏世界，2026，（8）：96-98.
[5] 王嘉铙.短视频场域下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困境及对策[J].公关世界，2025，（10）：12-14.
[6] 庞汉彬，黄梨锦.短视频算法逻辑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机制与教育应对[J].中国信息界，2026，（3）：108-110.
[7] 宣长春，王小莉.社交媒体广告接触对中国青年群体物质主义倾向的影响[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4，77（1）：117-128.
[8] 屈静晨.网络“圈层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5，（5）：78-81.
[9] 陈逸珺.网络圈层化背景下符号互动影响青年主流价值认同的症候及引导策略[J].新媒体研究，2026，12（10）：86-91.
[10]李宝佳.数字时代“信息茧房”破壁：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路径创新研究[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6，39（11）：5-7+13.